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Distr.  
GENERAL

S/13277  
26 April 1979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FRENCH

一九七九年四月二十六日

贝宁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秘书长的普通照会

贝宁人民共和国常驻代表团向联合国秘书长致意，并荣幸地随信附上一九七九年四月二十五日爱国阵线代表卡利斯特斯·丁吉斯韦约·恩德洛武博士就“伊恩·史密斯的选举”向联合国会员国提出汇报全文，作为安全理事会的文件。

附 件

伊恩·史密斯的选举

爱国阵线代表

卡利斯特斯·丁吉斯韦约·恩德洛武博士

向联合国会员国提出的汇报

一九七九年四月二十五日

(a) 史密斯选举的背景：

伊恩·史密斯政权大事宣传的选举把戏刚刚演完，选了七十二名黑人和二十八名白人组成所谓的两个种族的议会。史密斯的选举，同种族隔离的南非在纳米比亚进行的选举一样，都是违抗联合国的意思。南非和罗得西亚政权分别在纳米比亚和津巴布韦搞制宪的把戏，争取不到国际社会的合作，却着手搞出单方面的宪政安排，主要的目的是使种族隔离在南部非洲可以安安稳稳地推行，继续在南非本国、津巴布韦和纳米比亚剥削黑人。南非把这项计划秘密称为“巩固南部非洲”，其目的是把这个非洲次大陆置于南非的军事和经济势力范围之内。

从概念上和具体上来说，“巩固南部非洲”是种族隔离的南非公然想把它的军事和经济统治扩展到整个非洲。世界各国如果接受津巴布韦和纳米比亚两地的选举结果，就等于是赞同南非对整个非洲的帝国主义阴谋。葡萄牙在非洲的统治地位崩溃以前，南非同罗得西亚政权和葡萄牙联合起来，订出三角防卫的安排，借以维持它对这个非洲次大陆的统治。南非根据这项安排，派军队驻在少数统治下的津巴布韦以及葡萄牙两个殖民地，即安哥拉和莫桑比克。葡萄牙在非洲的统治地位崩溃之后，三角防卫阵线再也站不住脚，于是，南非想采取变通办法来保持它对这一地区的统治，让纳米比亚和津巴布韦在它的控制下实行政治改革，在当地抬出依附南非的新殖民主义傀儡政权。南非的阴谋被称为南部非洲的缓和。南非采取这种“赞成多数统治”的立场，目的不仅是支持纳米比亚和津巴布韦的傀儡政权，而且还想为自己争取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甚至国际社会的承认。

在这项诡计里，南非把罗得西亚问题的解决与纳米比亚问题的解决连在一起。由此可见，史密斯的所谓内部解决和南非在纳米比亚搞的图尔恩哈勒办法，都是从南非的全盘战略中产生出来的，目的是在这两个国家里巩固少数统治，以多数统治的宪法为外表的伪装，实际上把战略性的权力机构留在白人少数的手里。因此，赞同其中任何一种作法，就等于赞同南非国内对非洲人的政策。黑人可能变成政

府首脑或国家元首，但按实际权力来说，这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他们只是真正害人的实行种族隔离的南非的傀儡。

阿贝尔·穆佐雷瓦威胁地说，等到他当“权”的时候，他的政权就要设法推翻肯尼思·卡翁达总统。 我们不应该把这种句当作空谈。 穆佐雷瓦所说的，就是南非所说的“巩固南部非洲”。 任何国家必须了解，承认史密斯的选举产生出来的政权，就是承认南非的傀儡。

这次选举所根据的宪法是非法的。 因此，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已宣布这次选举本身也是非法的。 这次选举是不正当的，因为它规避了实际的问题，就是把权力移交给大多数人民。 自由战士以及津巴布韦全国人民都不承认这次选举。

西方的新闻界对史密斯的选举作了广泛的、有利的报导。 不但把非洲人参加投票的人数说得很大（占估计二百八十万选民的百分之六十三），还称赞这次选举办得又公平、又民主。 在下面的分析里，我们要研究选举的情况：

b) 史密斯的选举的环境:

1. 人们在审查史密斯的选举的投票情况之前,必须注意到这些选举是在戒严法(于全国百分之九十四的地区实施)和(全国)紧急状态的情况下进行的。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参与公开反对政权所要在选举中达到的目的的人,(如果他/她幸运的话)就会被捕,或者(如果他/她落在史密斯的军队手里)被枪决。该政权在选举期间动员了十万以上的武装人员,以及亲政权的辅助部队或忠于参加竞选的非洲政党的私人军队,有力地显示出反对选举的危险性。路透通讯社,我们派在现场的观察员,都报导了很多关于私人军队把人们赶往投票所以及强迫人民投某些政党的票的实情。

2. 人们也应该注意到,罗得西亚政权在选举举行之前,并没有办理非洲选民登记工作,因为恐怕大多数黑人会抵制这项行动。在没有选民登记名册的情况下,该政权提出了280万非洲选民这个想象数字。不论实际投票的选民有多少,他们认为这个数字是很保险的。虽然该政权的官员声称,280万人的数字是通过人口普查数字和学校记录而得到的,但这个数字远低于在一个起码有700万至900万人口的国家中够资格投票的(18岁以上)非洲人的真正人数。

该政权所提出的估计选民总数的不正确,在西马寿纳兰和中马寿纳兰这两个选区特别显著,两区选民投票人数都超出估计数的一倍。在这个证据下,若接受想象的全国选民人数,并以此为基数决定选举投票率,绝对是荒谬可笑的。因此,所谓有百分之六十三的选民参加投票的说法,就如同相信每一个参加投票的非洲人都出于自愿一样,是胡扯吧了。

3. 即使我们说,以津巴布韦的人口来看,180万非洲选民投票的数目已相当可观,我们仍会发现,在这种选举的情况下,评价选举的性质时,必须考虑到一些因素。首先必须注意到,全国大约有五十万黑人,或者是住在保护村,或是除了戒严法的限制之外,还受到某种形式的直接军事管制。并且大约还有35万流动工人;大多数是马拉威人,其余是在莫桑比克独立之前来的莫桑比克人。我们获

得的证据显示，在这些保护村中，参加投票的选民几乎都是百分之百。大部分是流动工人（在正常情况下他们不应该投票）的农场工人和矿工参加投票的人数，也是如此。保护村的居民和流动工人投票率很高，是很容易解释的。保护村的居民，和生活在罗得西亚军队直接管制下的人们，是不能够作出独立的政治抉择的。流动工人大部分是农场工人，他们完全受雇主控制，又因为他们是外国人，在国境内的旅行受到限制，因此他们的情况与保护村的居民完全相同。在这样的情况下，保护村的居民和流动工人是被他们的看守人所迫而投票的。这两类人至少就占了选举中全部选票的百分之二十五。

4. 有人还注意到，城市地区的投票率高于农村地区。移民者政权通过它无孔不入的控制体系在经济方面卡住了城市和靠近城市的工人，使得非洲工人普遍地难以采取不听从雇主的独立行动，而这套控制体制是多年来仔细通过象土地使用权法（现在理论上已废止），工业调解法和本地人登记法这些立法而建立起来的。报导中说白人雇主向他们的黑人雇主提供了到投票所去的交通工具，这其实就是轻描淡写地说，雇主强迫他们的雇工去投票。雇主让雇工去投票，雇工如拒绝去的话，那就等于是罢工，罢工是犯法的（根据工业调解法和其附属法规，可以受到断然解雇的处罚）。有职业的非洲人比失业的城市居民的投票率高出许多，这个证据支持了一个指控，即白人雇主强迫他们的雇工去投票，不然就会受到解雇的处罚。

5. 现在约有 50 万名流离失所的农民在市区内成为棚户或难民。这些战争的受害者住在破旧地区，栖身之所（在罗德西亚当局命令下）暮建朝拆。在竞选开始以前，这些境况极为困难的人民完全靠诸如基督教美国援外协会等教会团体或其他慈善机构来提供食物和衣服。但在竞选开始后，参与所谓内部解决的团体领导就转而对这些难民表示亲善，向他们提供食物和衣服。而这个政权本身也突然对他们的生活表示关心，虽然并没有对他们的物质生活作任何改善。参与所谓内部解决的各方面给这些孤苦无援的人民衣食和其他好处是企图争取他们的选票。事实上，有人认为当选举日期快到时，该政权及其同党认为农村的选票靠不住，便鼓励很多农民离开自己的家，迁往市区内的破旧地区，该政权和同党就很容易强迫或组织他们去投票。因此，在投票的那一天，参与所谓内部解决的各方面都回到难民的破旧地区要求难民知恩图报。而该政权只对这些人民说如果他们不投票，就不能住在这种地区。在这样的威胁下，破旧地区的难民只好投票。他们的票占了市区投票的大部分，在索尔兹伯里尤其如此。

6. 广泛的报道指出在很多投票地区可以看到十四岁的孩子在投票。很多这样的小孩子是由他们的老师带到投票站投票的，老师依照政权的命令，要确保他们的学生投票，（否则便会撤职）。农村地区大多数的学校由于战争早已关闭，而投票的学童中很多是来自市区公立学校。而这些十四岁孩子的票都是依照他们老师的意思而投的。这是恩达巴宁吉·西索尔指控的一部分不规行为，虽然他对选举的指控是毫无原则的，是自私的。见到十八岁以下的少年被准许投票这种事实，该政权公布的有投票资格的非洲人的总人数估计为 280 万的选民的说法极为荒谬。老师们在选举中的任务，尤其是他们控制学生的投票，就可以解释在马绍兰中部、马绍兰西部和其他地区穆佐雷瓦得到的相当一面倒的票数就是因为那些支持他的老师名副其实地把他们学生的票送给了这位主教。从他出卖选举的范畴而言，恩达巴宁吉·西索尔指控选举有许多不规行为是有根据的

### 观察员的作用和选举的进行：

如果上面描述的选举情况是正确的话，这些观察员怎么会没有看出选举的进行是既不自由、公平，也不民主？由于军队的作用和在五天的选举内对黑人选民公开施加的压力，因此这些选举不是自由的。这些选举是根据一种不民主的宪法进行的，它首先让白人选民对28个白人席位进行表决，然后再让他们对72个黑人席位进行表决。实际上，若按比例来说，则白人的一票相当于黑人的十一票，因为占人口百分之四的白人就可以自己选出议会中百分之二十八的席位，然后他们又与占人口百分之九十六的黑人一起选出72个非洲人的席位。简言之，每个白人选民拥有11张选票，而每个黑人选民只有一票。这意味这种选举既不公平也不民主。

至于为什么一般来说各观察员似乎没有发现选举中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部分的原因是因为观察员对该国的无知，另一部分原因在于他们一心一意要支持南部非洲的少数人统治。自自由之家派出的一个美国观察团的可信性似乎受到西方新闻界过高的评价。由于这个小组有两个成员即阿拉德·洛温斯坦和贝阿德·拉斯廷，过去与美国民权运动有关，新闻界就超乎常理地过分相信他们对选举的评价。首先，即使阿拉德·洛温斯坦在民权运动方面的记录是值得赞扬的，但是这并不使他成为津巴布韦问题的专家。洛温斯坦是个前任美国国会议员，他最近从南部非洲回去后表现得非常天真，他声称他能够设计出关于津巴布韦的解决办法，使伊恩·史密斯从所谓的过渡政府辞职，为爱国阵线加入内部解决办法铺路。换言之，他认为问题之所以得不到解决是因为史密斯还留在所谓过渡政府内，而不是因为所谓内部解决办法本身所存在的宪法细节的问题。不能期望一个会对这种问题说出如此极端天真无知的话的人对史密斯的选举作出平衡的判断。第二，贝拉德·拉斯廷是个美国黑人，他在过去十五年内从未支持美国任何有关的黑人事业。他或许在民权运动期间与小马丁·路德·金有一些很疏远的联系，但是今天他实际上在黑人社区毫无声望。



其余的观察员是些在史密斯抗拒国际社会的整个期间一直支持他的人。不能期望这些人对史密斯的选举有所批评。

结论:

许多西方评论员要世界不要顾及选举所根据的宪法，来判断史密斯的选举。这是荒谬的。爱国阵线拒绝所谓的内部解决办法，因为它不能解决任何事情。因为我们拒绝所谓解决办法的宪法，所以我们认为由它产生的选举是无意义的，因此是无效的。津巴布韦绝大多数人都未投票（即使他们投了票，他们也是在枪杆子下投的），他们认为史密斯的选举是解决不了任何事情的一场闹剧。在津巴布韦，未得到爱国阵线积极支持的宪法或选举是绝无前途的。

继续斗争下去！ 胜利肯定属于我们！

-----